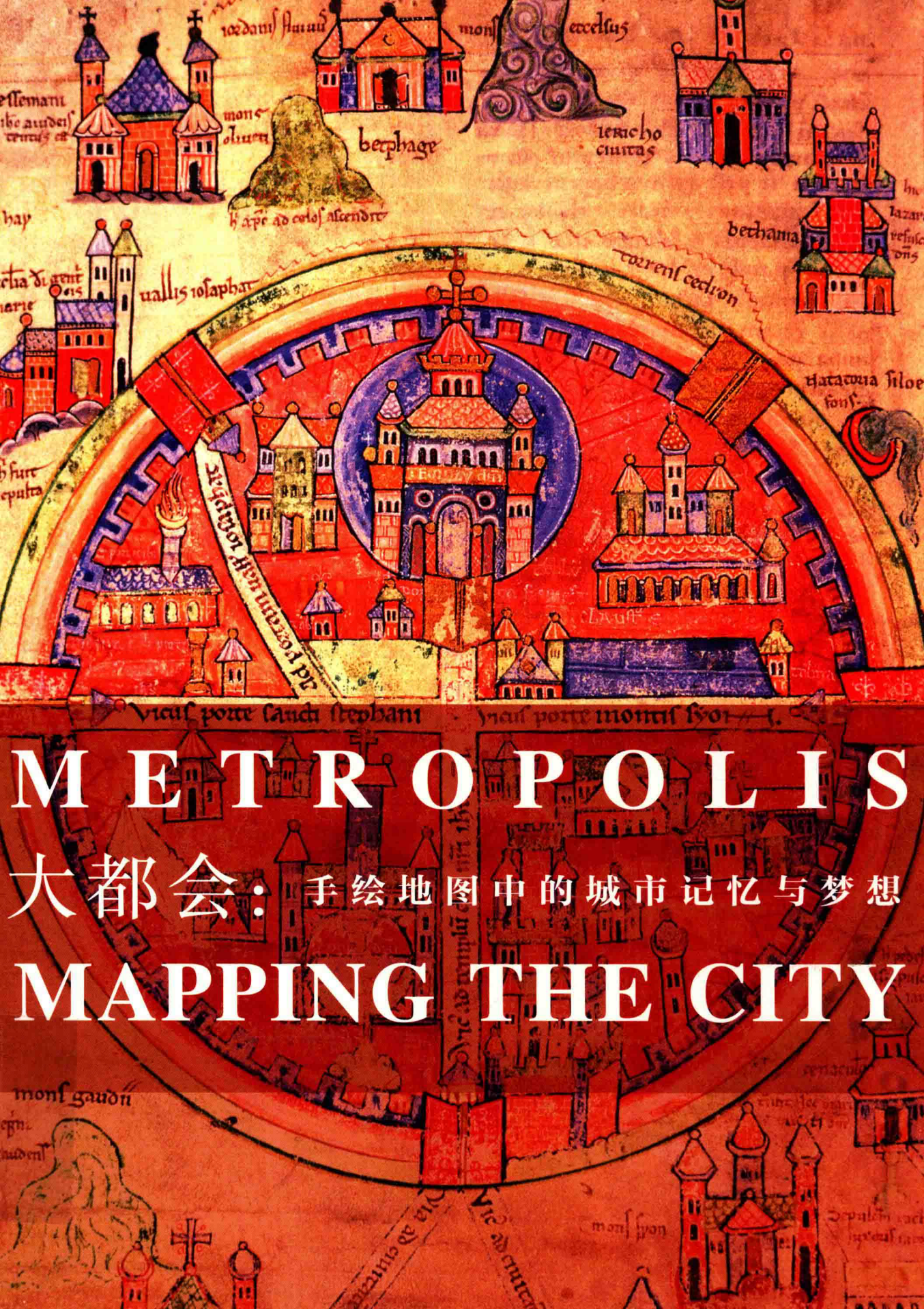




METROPOLIS

大都会：手绘地图中的城市记忆与梦想

MAPPING THE CITY

大都会：

手绘地图中的城市记忆与梦想

METROPOLIS:
Mapping the City

[美] 杰里米·布莱克 / 著

曹申堃 /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Jeremy Black 201*together with the
following acknowledgment: METROPOLIS:
MAPPING THE CITY is published by Beijing
Han Tang YangGuangMedia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都会: 手绘地图中的城市记忆与梦想 / (美) 杰里米·布莱克著;
曹申堃译.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03-09723-5

I. ①大… II. ①杰… ②曹… III. ①城市图—世界—地图集 IV. ①K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7643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4-2016-025

大都会: 手绘地图中的城市记忆与梦想

作 者: (美) 杰里米·布莱克
译 者: 曹申堃
责任编辑: 贾 娟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723-5
定 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很高兴将这本书献给珍妮·福布斯，
其中有萨拉和我的无限爱意。



正如在概论所述，城市为地图制作提供了主要对象和主题，就有效描述提出了挑战，也展现了其自身在更广阔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城市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线，而这点非常值得研究和书写。我想在此向艾莉森·莫斯和约翰·李致谢，因为他们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想到插图问题上提供的种种帮助，我最该感谢詹妮弗·维尔。关于这本书的撰写，我得益于对以下城市的参观和拜访：伯明翰、伯拉第斯拉瓦、布鲁塞尔、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查尔斯顿、金奈、芝加哥、科钦、科隆、科伦坡、哥本哈根、哈瓦那、京都、伦敦、美因茨、蒙特利尔、纽约、巴黎、费城、魁北克、新加坡、东京、多伦多、维也纳和华盛顿。此外，2011年在马克·费奇讲坛所做的关于伦敦历史的讲座也应在此提及，其中的一些观点经受了考验，颇受欢迎。

Contents

目录

INTRODUCTION

概论

- 最初的文明 / 3
- 贸易和冲突 / 4
- 城市——全球性现象的形成 / 7
- 意义重大的城市 / 12
- 技术与意义 / 20
- 转型之地 / 21

案例研究

- 特诺奇提兰：水上之城 / 24

CHAPTER 1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1450—1600

- 西方的崛起 / 28
- 企业与科技 / 35
- 新角度，新精度 / 39
- 图像与形式 / 44

案例研究

- 威尼斯：水中宝石 / 46
- 君士坦丁堡：东西交汇之地 / 54

CHAPTER 2

新天地，新世界：1600—1700

- 新世界的定居点 / 62
- 城市的发展 / 65
- 城市与国家 / 68
- 规划巴黎和伦敦 / 70

案例研究

- 阿姆斯特丹：运河环绕的城市 / 80

CHAPTER 3

帝国时代：1700—1800

- 城市与经济增长 / 90
- 权力之地 / 97



为新世界建造新城市 / 101
国际贸易和世界主义中心 / 104
地图与真实 / 107
案例研究
爱丁堡：双镇之城 / 112

CHAPTER 4

孕育新事物的温床：1800—1900

工业与人口 / 125
交通大动脉 / 129
基础设施的改进 / 129
制图与技术 / 131
信息时代 / 136
变化的世界，变化的城市 / 137
案例研究
描绘社会：科学时代 / 148

CHAPTER 5

全球化时代：1900—2000

世界性趋势 / 192
特大城市 / 196
城市问题：从卫生到犯罪 / 201
城市与民族认同 / 205
居住空间的需求 / 207
发展模式 / 209
变换的重心 / 210
变化的城市景观 / 215
新技术 / 217
数据与不满 / 218
案例研究
巴西利亚：现代主义的丰碑 / 226

CHAPTER 6

从印刷到像素：直至未来

威权主义的视角 / 238
堪称典范的城市景观 / 240
心理地图和规划图 / 243
案例研究
生态城市：绿意取代尘埃 / 252





INTRODUCTION / 概论

城市，承载着希望 and 梦想、愿景与秩序，同时也是毁灭和矛盾的中心。尽管城市并非现代社会的产物，但对很多人而言，城市代表着我们现今日常生活的核心元素。如今，全世界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商业、科技、交通和社交构成的城市中心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社群之中，然而就在一个世纪前，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人类生活在城市里。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被这些不断扩张甚至是无限膨胀的大都会塑造和定义着。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经济层面上，城市都已经与进步、成功和发展这样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相信，城市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实际上，这种现象可谓早已有之，因为人类文明的进化根本无法离开城市。

贸易和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两种实践活动。城市见证了二者的勃兴，并进一步促进了这二者中复杂的人类关系网络的衍化。通过推动商品的买卖和精神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在近千年的时间当中，以其自身的形式和特点在这两种实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正如文明起源于人类控制、改变生态的有意尝试，制图学和地图绘制的方法也出于我们对获取测量、记录、理解、导航、计划和保护周围环境的工具的热切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精神、经济和政治力量核心的城市自然成为了地图制作的轴心和制图学的首要描述对象。

城市地图是所有地图中最流行、同时也最古老的一种形式。然而，现存的早期地图数量十分有限，大多数地图只是最近五百年内的产物。早期地图大都只是些碎片；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其物理形态破碎，更因为我们对它的认知尚不完全，只能依据部分已知的文化语境对其进行揣测。尽管我们似乎清楚地知道，这些地图所描绘的世界无

非来自于某种文化根源，同时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正是这些兀然出现的城市给予同样形态的文化以意义和认同。



最初的文明

作物种植的逐步推广使得食物出现了剩余，从而让工人专注于其他工作成为可能。由于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足以支撑大量人口繁衍的农耕系统，人们最先在肥沃的河谷地区，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之后底格里斯河流域（位于伊朗的美索

尼普尔陶片，约公元前 1250 年

这幅独一无二的地图描绘了坐落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圣城尼普尔，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加喜特时期。那时修筑的灌溉水渠给整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尼普尔位于幼发拉底河岸，现在伊拉克境内，是闪族信奉的众神中最受人敬仰的恩利尔神的祭祀中心。城中第一座奉予恩利

尔的神庙是公元前 2100 年

左右为乌尔城邦的统治者修建的。陶片左部

的两条平行线代表

幼发拉底河。陶

片上部，一条运

河从幼发拉底河流

出，方向近乎与之

垂直。运河流入城市，

并将整个陶片分为左右两

半。与幼发拉底河和运河平

行的线条以及陶片下方的诸多

线条是尼普尔的城壕和城墙，

其间还有至少六道城门（由成行

的楔形文字表示）。西南方向（即

左下角）有一个公园，其右是奉养恩利

尔的依库尔神庙建筑群。运河另一边是

奉养生育女神伊娜娜（伊师塔）的依基

乌尔。神庙是城市的统治机构。尼普尔

人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定居于此，直

到公元 800 年左右，该城变为天主教主

教的所在地。那时的尼普尔再次成为了

宗教中心，尽管恩利尔已经消失许久。

不达米亚平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以及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城市的遗迹。在南美洲，也就是现在的秘鲁境内，大型的神殿台基在太平洋沿岸中安第斯山地区的河谷拔地而起，距今已有约 4500 年历史。在东亚，黄河哺育了公元前 1900 年左右出现的二里头，即中国的第一座城市。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邦国家乌鲁克于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兴起。由泥砖建造的巴比伦塔庙式神庙建筑群的神圣围墙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重要特征，这不仅是因为祭司为之提供了神圣之力，更因为神庙掌管着城市中的大片土地，而神庙中的祭司可以在围墙上记录生产情况，并在城中贮存各类产品。

迟至公元前 3300 年，人们已经开始在前王朝时期（包括埃及、那肯或希拉孔波利斯以及最早的涅伽达）的尼罗河沿岸建立起带有围墙的城镇。公元前 3100 年左右，第一任法老纳尔迈王统一了整个国家，并在尼罗河西岸、三角洲以南建立起距离今天的开罗不远的国家首都孟斐斯。

在印度河谷地，带有围墙的定居点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出现，继而产生了大型的城市，这之中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后者占地超过 148 英亩（60 公顷），人口约五万，并拥有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即成熟的排水系统。

贸易和冲突

由于贸易在早期城市文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途贸易网络在海陆两面迅速扩展开来，其中包括约公元前 3100 年出现的港口比布鲁斯（现半拜勒），以及迪尔蒙（现巴林岛）和朱拿伊兹角（现阿曼），它们连接起东方的海滨城市、贸易中心和遍布南亚的内陆城市，如约公元前 2500 年位于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的邵图改。

一些定居点因争夺利益和对安全稳定的需求渐次竖起围墙，以此避免大规模冲突不日降临。萨尔贡于公元前 2300 年在西亚建立起第一个王朝，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城邦，征服了周边地区。以乌尔城为核心的帝国由此兴起。

乌尔城被城墙和堡垒环绕，运河将它与幼发拉底河连结起来，为当地贸易提供了城际交通网络。其后，汉谟拉比的巴比伦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 1790—前 1750



伊拉克北部城市位置图，11 世纪

这张地图标记了德基拉和弗拉特河（阿拉伯语，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两河沿岸重要的乡镇和城市，包括巴格达、摩苏尔、拉卡（Racca）、塞米赛特（Samisat）、阿米德（Amid）、拜莱德（Beled）和距此几天路程远的杰济拉省（伊拉克北部）境内的几座城市。该图以巴尔希派画法（Balkhi School）绘制而成，选自 11 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省道和省区》（Kitab al-masalik wa al-mamalik）。作者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又名伊斯泰赫里）在 10 世纪完成此书，其中的方位基点均用棱角分明的金色库法体标注。1055 年巴格达陷落之后，这片土地由来自中亚的塞尔柱土耳其人控制。此后，塞尔柱人于 1071 年击败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并于 1086 年从库尔德人的马瓦尼德王朝手中夺取了阿米德。到 12 世纪时，塞尔柱人已经重新统一了阿巴斯王朝的全部疆土。《省道和省区》一书来自巴格达政府邮政部门，用来描述将阿巴斯疆域和世界各地连接起来的海陆路线，包括去往印度、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地大型沿海城市的航线。

《古罗马城图志》残片，3 世纪

古罗马赛维鲁大理石平面图于 203–211 年刻制（193–211 年塞普蒂米乌斯·赛维鲁执政期间），占据了城中和平之神庙的一整面墙。神庙在 192 年被焚毁，所以这些雕刻可能是更早之前的平面图的修复品。该图长约 60 英尺（18 米），宽约 43 英尺（13 米），由 150 块大理石板排成十一行组成。1:240 的比例尺（这一比例在罗马制



图中相当常见）使得该图足以囊括城中的每个建筑特征，从引人注目的公共建筑——浴池、竞技场、花园和广场一直到街边的小店、小巷、庭院、门道，甚至是居民区的楼梯都清晰可见。不过，图中并没有标明政区划分和地理特征，也没有显示台伯河与该城神圣边界的位置。只有大约 1200 块残片保存下来，总面积约为整体的十分之一。这面地图的用途尚不明朗，但似乎并不具备实用性——比如，其上并没有地籍管理图中应有的注解。它很可能只用于公共展示，用于显示罗马城的辉煌壮丽，而真正的地籍测绘图则另有其物。

年兴起）。在巴比伦，城市进一步与教育、文化、法律、治理和环境的塑造联系在一起。

一块公元前 600 年左右的古巴比伦粘土板上，绘制着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世界地图，尽管这幅地图的功用目前尚不明朗。这片地图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中心，巴比伦城则被绘成了一块矩形。图上绘制的平行线代表着幼发拉底河。所有这些符号被囊括在一个圆形之内，这个圆形代表海洋。如果说，这张地图揭示了古巴比伦人的文化自信，那么或许城市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了帝国进行领土征服时的焦点区域，它们扩展着城市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成功复制的样板，所有这一切，都绝非巧合。

在古亚述帝国（约公元前 950–前 612 年）首都尼

尼微，人们用浮雕描绘出当时围城的情况。后来，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下的巴比伦帝国将领土扩张到了巴勒斯坦，在公元前 587 年毁掉了耶路撒冷。而到了公元前 539 年，波斯又打败了巴比伦。

城市——全球性现象的形成

从古至今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一直将它的强大经济建立在粟和稻的生产之上，这与其成熟的行政系统相匹配，共同昭示着国家有能力供给大量的城市人口。商朝（约公元前 1800—前 1027 年）时，古中国的土地上散布着众多都城，包括著名的二里头和安阳。其后的周朝（公元前 1027—前 403 年）也拥有许多城市，而且正是

耶路撒冷地图，1167 年前

这幅佛兰德人在牛皮纸上绘制的地图描绘并标记了圣城的主要建筑、城门和街道。这些地图的流行程度——主要是在前往圣地的旅行者之间——反映出耶路撒冷一直以来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的生活和想象中的中心地位。二十年之后的 1187 年 10 月，萨拉丁贡献了十字军围绕耶路撒冷建立的国家，而此前的 7 月，他还在哈丁打败了耶路撒冷王吕西尼昂的居伊的军队。该图显示的堞型墙要比某些平面图中理想化的环形更加精准。不过马修·帕里斯后来故意将耶路撒冷描绘为正方形，为的就是唤起人们对《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天国般的新耶路撒冷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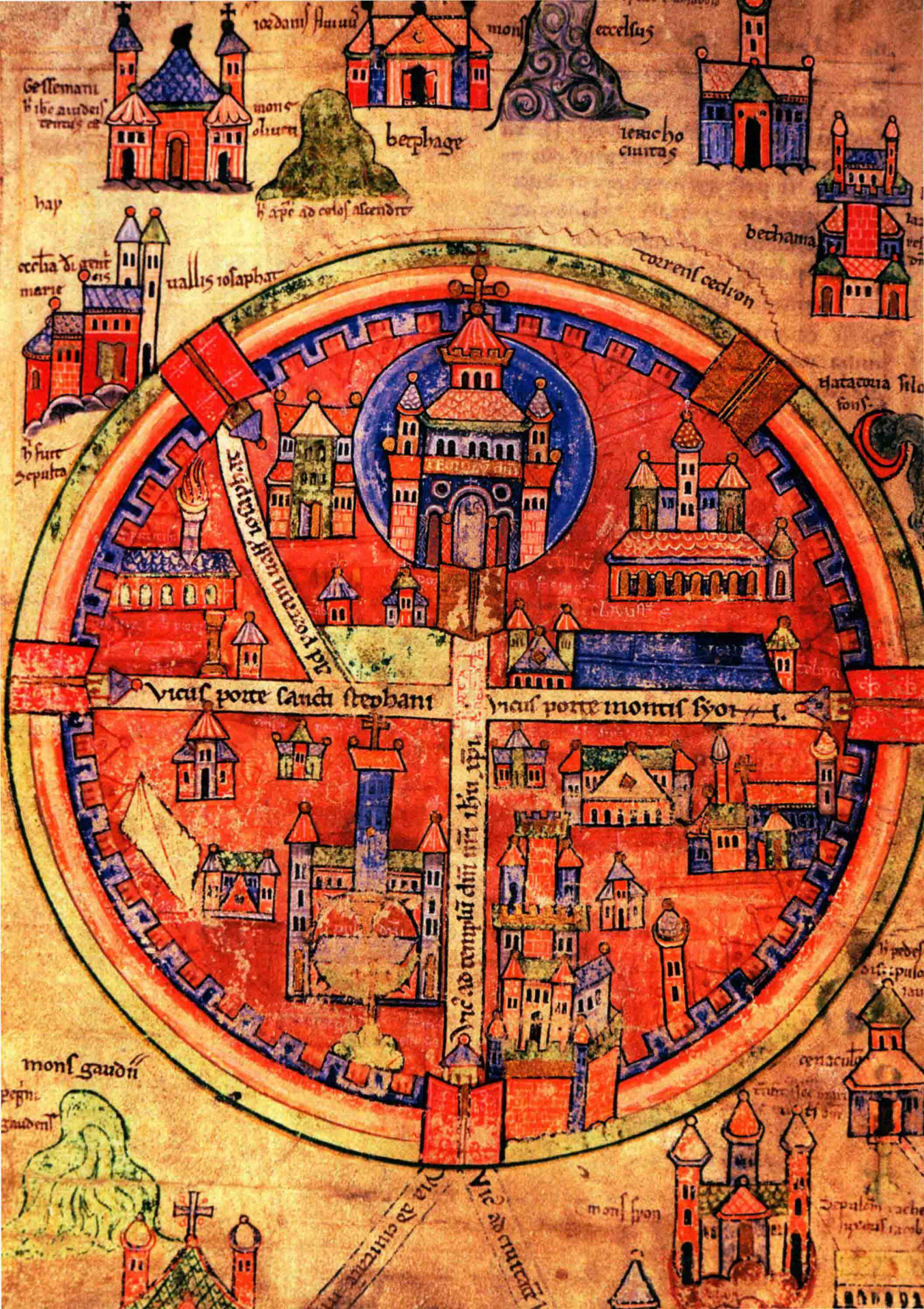
从周朝开始，我们见到了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城市规划。周朝城市设计的原则来源于一种“天圆地方”的理念和系统，其中糅合了宇宙、星象、风水和命理等学说，而这又与现代中国城市的网格式布局一脉相承。

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6 年）时，帝国的首都咸阳出现了一系列行政中心。汉朝（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也是如此，一些繁华的沿海城市（如福州）也不例外。其后，唐朝（618—970 年）的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在 8 世纪时人口达到了两百万（城墙内外均计入）。其对称的布局用以组织功能近似、运转有序的结构单元，它们之间的划分依据则是当时中国人深信不疑的天人感应思想。这种思想在整个东亚地区或多或少都有所存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如此之高，以至在唐朝时期，3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超过了十座。宋朝（960—1279 年）期间，商贾云集的贸易中心杭州人口达到一百万，而彼时伦敦的人口只有大约 15000 人。11 世纪时，位于中国北方地区中部的开封是北宋的都城，那里运河贯通，财富汇集，诸般美景被当时的画家张择端描绘在《清明上河图》中。现在看来，开封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一座欧洲城市。

在欧洲人到达北美新大陆之前很久，城市就已经发展起来，最有名的包括坐落在中瓦哈卡（墨西哥南部）地区阿尔班山顶上的萨巴特克城（约

中世纪时期的耶路撒冷地图

这幅地图的作者是法国圣雷米修道院院长罗伯特·兰斯。他编写了《十字军编年史》一书，1099 年十字军东征时他就现场。虽然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设计图早在 670 年左右就与阿尔库勒夫的朝圣故事相伴而生，但大量耶城地图的接连出现还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 年）夺取该城之后。中世纪地图往往只能在一个空间框架之内传递出非常基本的信息——它们并不是用来反映地理现实，甚至只是为了向一小撮人传递极为有限的信息，比如一幅朝圣地图只会标明圣地和旅舍的位置。大多数耶路撒冷地图都是风格化的，城市被简略的圆形城墙所包裹，大路被绘成了十字架的形状。可见，其宗教符号性要先于准确性。这幅地图描绘了重要的宗教场所，标注了教堂的位置所在。罗伯特的这幅地图并非这一时期典型的 T-O 图或世界地图，或者一个地理神学视角下的世界的映像，不过基督教象征手法还是显露无遗。除了教堂之外，这里还出现了犹太教的礼拜堂和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Le chastel de Doure l'entree e la chief
de la Riche isle de Engleterre e au

prof de Turnee.

abbeye seint
augustin.



Ken

Cantebire. chef de iglises de engleter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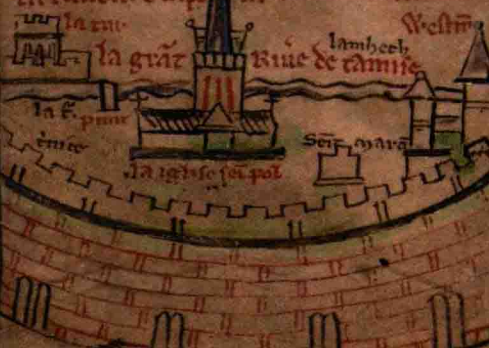
Turnee



Roucestre ki est estreshoe

Turnee

La cite de lunde ki est chef d'engleterre.
Butur ki prime enhabita engleterre
la funda. e lape la troie la nunele.



Westm.

Seint Mary

la iuste sei pol



Beunne ue is

Remf

Turnee



am

Pois

am

Seint quay.



Turn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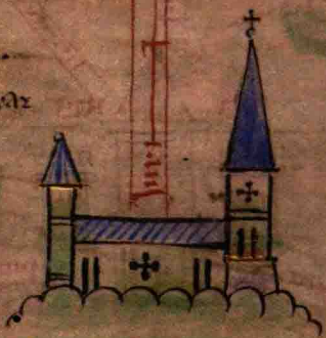
Seint Richer.

Turnee



Arvar

Turnee



am

Mustrol.

am



Turnee

Cateis

Nre dame de
la loino.



Seint port
de mer cunf
Doure.



伦敦至博韦部分的旅行日记，摘自《英国历史》(*Historia Anglorum*，约1200–1259年)

本笃会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僧侣马修·帕里斯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制图师之一，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编年史作者。那时的书籍生产还是一件相当具有公共性的事务，帕里斯能够身兼汇编者、抄写员、原始材料的创作者和插画家，可以说相当不同寻常。帕里斯在1217年进入修道院之后制作了他的作品，当时的英国正处在亨利三世的统治之下(1216–1272年)，经济的扩张与乡镇的建立和发展并行。在他的《英国历史》中，帕里斯的旅行日记详细描绘了从伦敦经由法国和阿普利亚到耶路撒冷的旅途。图中的这一页即来自他的第一段旅程，每天的行程都以线性格式对途中的显著特征进行记录。伦敦至博韦部分途经罗切斯特、坎特伯雷、多佛，接着是维桑、布伦、蒙特勒伊、圣瓦莱里昂科、阿布维尔、圣里基耶和皮卡第地区的普瓦(Poix de Picardie)，最终到达博韦。一些学者认为，鉴于这部旅行日志所呈现出的“准确性”，这场所谓的旅途很有可能只是精神性的，是对朝圣之旅的想象——只发生在帕里斯眼前的修道院中。耶路撒冷地图也有所体现，或许由于神学方面的原因，出现在第七页上。

公元前500年)，以及公元前250年左右出现的最大的早期玛雅城市米拉多尔。西边，在墨西哥中部，出现了网格状布局、拥有庙顶金字塔的特奥蒂瓦坎，到公元500年，有12.5万–20万人在那里定居。南美则有的的喀喀湖畔(现玻利维亚境内)的蒂亚瓦纳科，作为宗教活动的中心，这座城市的人口可以达到4万人。

在另一个以城市为基础形成的帝国——罗马中，城市的功用明确而重要，就是展现国家实力。大型的城市平面图《古罗马城图志》(*Forma Urbis Romae*)被镌刻在一面墙上供大众观看，而尤里乌斯·凯撒和其他领袖则用地图昭示罗马如何在不断的扩张中达成它的使命。罗马的崛起刺激了帝国领袖对未知世界的兴趣，这也促使希腊学者马洛斯的克拉底(Crates of Mallos)在大约公元前150年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地球仪。

拥有众多人口的城市要靠组织运转良好的基础设施来维持，这就使得人们对那些以图像形式记录有用信息的地图的需求与日俱增。公元2世纪，罗马的人口达到了约一百万，能够为这些人口提供充足的物资成为了当时经济生活、政府管理和物流后勤方面的最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粮食主要来自于西西里、突尼斯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则充当关键的中转港口。罗马西南、台伯河沿岸的几个大货仓在贸易过程中也被证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罗马还依靠庞大的水道渡槽网络来获取水资源。

罗马文明是建立在城市文化和多种形式的组织基